

傑出的師徒——厄里亞和厄里叟

讀列上十九 19~21

崔寶臣¹

本文透過列上十九 19~21 簡短三節經文，充分闡釋了厄里亞與厄里叟之間的師徒關係。簡言之，厄里亞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天主；現在他召喚厄里叟跟隨他，正因這是天主的指引，同時也為引導他的弟子成為一個「天主的人」。而厄里叟回應自己先知召叫的方式——全然地聽命於老師，與家人分離，放棄一切，並在告別盛宴中展現堅強而徹底的決心——使得這段師徒關係得以完成。從此，藉由跟隨自己的老師厄里亞，厄里叟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天主。

引言

舊約中，厄里叟的名字第一次被提及是在列上十九 16，天主派厄里亞去給厄里叟敷油，立他接替厄里亞做先知。所以是在天主的聖山上，在天主顯現給厄里亞時，厄里叟隆重地被天主欽定做厄里亞的繼承人。由於厄里亞先知在當時代已聲名遠播，我們可能會期待一個非常盛大的場合來見證這一時刻。然而厄里叟第一次登場是在列上十九 19~21，當時厄里叟正在耕田。厄里亞見到厄里叟之後，沒有敷油禮，甚至可以說沒有任

¹ 本文作者：崔寶臣神父，聖經神學博士，畢業於瑞士弗立堡大學，專研舊約神學，現於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

何禮儀，沒有見證人，他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外衣披在厄里叟身上。但厄里叟的生活卻從此發生改變；他正式成爲厄里亞的弟子，跟隨老師奔走四方。他甚至在厄里亞離世後，也正式成爲衆多先知弟子的老師。他名聲鼎沸，以至於宮廷裡國王都樂於聆聽他的事跡（列下八 4）。

厄里亞與厄里叟的第一次相遇雖然低調樸實，但爲厄里亞和厄里叟來說，卻是他們二人師徒關係的起點，對他們二人均具有非凡的意義。我們下面就透過厄里亞與厄里叟的第一次相遇，來看看何爲師、何爲徒，以及天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讀列上十九 19~21

一、經文翻譯²

爲了讓希伯來原文的意義更加明晰，並幫助我們下面的閱讀，根據 *BHS*³ 的瑪索拉文本（Masoretic text），給出的中文譯文更多是直譯，所以略去了修辭上的潤色。

^{19a.} 於是他（厄里亞）從那裡出發，找到沙法特的兒子厄里叟，他正在耕田，他面前有十二阿龐⁴，他在耕第十二阿

² 爲了符合文章頁數的要求，此處略去了對聖經原文中出現的難點或疑點的詳細注釋。

³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BHS)*,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Stuttgart, 1997 第五版。

⁴ 古代的土地面積單位，相當於 20~50 公畝。關於十二阿龐，聖經學者的意見不一，有的依照七十賢士文本譯爲十二對牛（比如思高聖經）。

龐；^{19b}. 厄里亞走向他，將自己的外衣給他披上。

²⁰. 厄里叟扔下牛，跑在厄里亞後面給他說：請你讓我去和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吻別，然後出發來跟隨你！厄里亞給他說：走吧！回吧！因為，我為你做了什麼⁵？

^{21a}. 於是他（厄里叟）從厄里亞後面返回，取了一對牛，把牠們祭殺⁶了，並用駕馭牛的工具把肉煮熟，分給眾人，他們也都吃了。^{21b}. 然後他就起身出發，走在厄里亞後面並服侍他。

二、文章架構

整體上講，列上十九 19~21 的文句排列簡單明瞭，格局上是向心性結構。文中的關鍵詞、同時也是線索，無疑是「出發」。

我們可以如下標出故事的架構：

- A. 厄里亞出發 (19a)
- B. 厄里亞的動作 (19b)
- C. 厄里亞和厄里叟之間的對話 (20)
- B'. 厄里叟的動作 (21a)
- A'. 厄里叟出發跟隨厄里亞 (21b)

⁵ 關於這句話的翻譯存在爭議。思高聖經隨七十賢士文本譯為：「因為我應為你做的，已經做了」。

⁶ 思高聖經譯為「宰殺」。但依照希伯來文，此動詞亦有「祭獻」之意。有聖經學者認為厄里叟是以司祭的身分做了祭獻。參：Jean Steinmann, *Le prophétisme biblique des origines à Osée* (暫譯《聖經中從起源到歐瑟亞的先知主義》；Lectio Divina 23, Paris: Cerf, 1959), pp. 131~132。

從這個架構來看，厄里叟所做，與厄里亞所做幾乎對應。故事以厄里亞獨自一人出發開始 (A)，以厄里叟出發跟隨厄里亞做結 (A')。厄里亞不發一言，用他的外衣做了一個富有意義的動作 (B)，同樣，厄里叟也是不發一言，祭殺牛並用牛耕作的工具把肉煮熟 (B')。在故事的中心部分，是厄里亞和厄里叟的對話 (C)。這樣的結構表明：厄里亞的動作，其意義要在他與厄里叟的對話中尋找；而他們之間的對話，其意義又是通過厄里叟的實際動作表現出來。同時，我們也看到厄里叟一如厄里亞，他們都有舉動，但是舉動時卻沒有伴隨話語，因此他們的動作都富有象徵性意義。

三、敘事性閱讀

「聖經敘事中，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動作優先於描述。我們都知道，聖經中對人物身材或心理的描述，以及對風景、對物件的描述，幾乎闕如。⁷」

這一觀察，非常貼合這段故事。因為作者沒告訴我們任何關於事件中兩位主角的身材外型及其心理變化，也沒有描述他們相遇之地的風景。作者呈現的，首先是兩位先知的動作；然後，也是故事中心部分——他們之間的對話。此對話在研究厄里亞與厄里叟相遇的故事非常重要，不僅因為它處在故事的中心

⁷ 參：Jean-Louis Ska, Jean-Pierre Sonnet et André Wénin, *L'analyse narrative des récits de l'Ancien Testament* (暫譯《舊約聖經故事的敘事性解析》；CahEv 107；Paris: Cerf, 1999), p. 9.

位置，也因為一般來說此類的對話是構成聖經敘事的主架，同時也因為在這些對話中包含了大部分的重要內容⁸。於此，因聖經敘事強調動作，也對我們理解完成這些動作的人產生了影響。

（一）從未停止腳步的厄里亞

從厄里亞和厄里叟二位先知相遇之始，我們就看到厄里亞先知已經在路上。而先知的這一居無定所的形象，也基本上符合《列王紀》中有關厄里亞先知的篇章所勾勒出的一個屬於他的重要特色。我們甚至可以說，厄里亞先知的生活是以四處漂泊作為框架的：從列上十七 5 他依照上主的話而出發，直到列下二他的最後行程（乘火馬車升天）以前，到他和厄里叟一起長途跋涉從基耳加耳到約旦河岸的旅程。所以，厄里亞先知是一個不會停步的先知。

在我們所選擇的這一段經文中，作者更以非常優美的筆法描繪出他的這一特色。當他完成了那個重要而又富有意義的動作（把自己的外衣披在厄里叟身上）後，他繼續前行，甚至加快了步伐，因為厄里叟要跑步才能追上他，並向他說出自己的願望。當厄里叟結束了與自己家人的告別盛宴後，厄里亞又已經在路上，不過這一次，他不再是獨自一人，而是有厄里叟陪伴著。

厄里亞先知的這一居無定所的形象，不是已經給自己的弟子一個重要的課程了嗎？

⁸「在構成一篇敘事的所有素材中，聖經作者僅僅選擇和行動相關的：對話、決定及行動。而這其中占特殊位置的是對話。」參：同上，p.10。

(二) 從未停止行動的厄里亞

厄里亞先知雖然一直在路上，但他不是一個遊人，四處觀光；相反，他的行程中處處有行動相伴。從他在匝爾法特暫居，到他在加爾默耳山上與巴耳的假先知比試，再到天主的聖山曷勒布⁹，我們看到的都是一個一直為永生上主而行動的人。

從這段經文中，厄里亞先知不辭辛勞長途跋涉，是來找厄里叟。因而若說厄里亞是偶遇厄里叟，這很難讓人相信。經文裡說厄里亞「找到」厄里叟，這個動詞「找到」表達的正是厄里亞行動的意向：他在尋找厄里叟。讓讀者驚訝的，可能是厄里亞的靜默。從某種程度上，我們感到厄里亞先知善於行動，而非言辭¹⁰。他沒有說一句話，僅僅是給厄里叟披上了自己的外衣。他把解釋他的動作的空間留給了厄里叟。即使如此，我們應該承認，厄里亞的動作是經過深思熟慮並早已準備好的，它明確表達了他的意向。

⁹ 爲了逃避王后依則貝耳的威脅，厄里亞啓程跑到曷勒布山。這一逃跑，經常被解讀爲厄里亞先知的一個負面形象。但我們認爲厄里亞到曷勒布山的四十天四十夜行程，應該放在以色列民族在曠野中漂泊四十年的大語境中來讀。這是一個充滿考驗和淨化的行程。

¹⁰ 我們可以在厄里亞先知身上看到某種從「言語」到「行動」的轉化。當厄里亞開始他的先知使命時，他是那位「高調講話」的人，聖經中甚至沒有提到是天主上主讓他說了那些話（參：列上十七 1）。然後層層遞進，一直到加爾默耳山上他獨自一人與巴耳的四百五十個先知對峙（參：列上十八 16~40）。可是自從他在曷勒布山上，經驗到在輕微細弱的微風（或寂靜之聲）中的天主後（參：列上十九 12~13），他被徹底改變了。

(三) 時刻準備待命的厄里叟

就像厄里亞的動作一樣，厄里叟的反應也讓我們感到驚訝。他並未詢問厄里亞他的動作是什麼意思，他明白了，也接受了厄里亞的動作，作為一個要馬上出發的命令式召叫。他透過向厄里亞請求許可，表達了自己的服從。

對於厄里叟離開家業跟隨厄里亞，作者細心加以描繪。當厄里亞來到時，厄里叟正在耕田。不論是他在耕十二阿龐的農地，或駕馭十二對牛耕田¹¹，細心的讀者都會注意到數字十二的使用，因為《列王紀》描述的是一個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崩離析的時代。這樣一來，他離開自己的日常勞務，受召來耕作的是以色列十二支派。通過《列王紀》此後的描述，我們知道的確如此，厄里叟作為北國以色列的先知，他和北國以色列的國王和南國猶大的國王都保持不錯的關係，甚至與周邊國家也有聯繫（比如說他治癒了阿蘭王軍長納阿曼）。他將成為一個外交先知。但他大部分時間，更好說是普通百姓的先知，尤其是他常和先知弟子們在一起¹²。

我們可以推測，在這次具決定性意義的相遇之前，厄里叟已經認識厄里亞。我們因此可以明白為何對他們相遇的這一

¹¹ 前文已述，希伯來文聖經或七十賢士文本給予這兩種可能的翻譯。

¹² 通過敘述厄里叟先知與普通百姓在一起的故事，聖經作者也是在間接推行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價值。厄里叟正是在其日常工作時被召叫為先知，所以他也是受召與這些從事日常工作的人在一起。厄里叟所施行的那些奇蹟，也美妙地宣揚了這些簡簡單單的人，及其日常生活的高貴價值。

幕，作者如此節省筆墨。厄里叟是否就是那個在加爾默耳山上陪伴厄里亞的僕人（列上十八 42~44），然後被厄里亞留在了貝爾舍巴（列上十九 3）？我們有理由如此推測，但無法確知¹³。

厄里叟得到厄里亞的准許，可以回家與父母吻別；但作者並未告訴我們，他是否真的回家與父母辭別，或者他的父母也參加了他和百姓所舉行的離別盛宴。作者只是簡單描寫了厄里叟回家後，取了一對牛，祭殺了，用駕馭牛的用具煮熟，分給眾人吃了。這幾個連續的動詞，表明了厄里叟的果斷。既然決定開始一個新生活，那就斬釘截鐵，和過去不再有藕斷絲連。文中既然沒有說他曾有絲毫猶豫，那也是告訴我們他要跟隨厄里亞一直到底的決心。

（四）厄里叟與厄里亞之間的對話

現在我們來看故事中心部分——厄里叟和厄里亞之間的對話。既然厄里叟決定要放棄現在的生活，追隨一位老師，開始一個全新的生活，他希望回家和父母吻別的要求，可以說是合情合理，並無不妥。特別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厄里亞的回覆，因為用一個疑問的方式¹⁴，他好像給厄里叟留了什麼資訊。

¹³ 當我們讀福音中的宗徒受召敘事時，我們看到首批耶穌的門徒也是先與耶穌有過接觸以後（參：若一 37~42），才有耶穌召叫他們捨棄一切來跟隨他（參：瑪四 19~20）。

¹⁴ 按照某些聖經學者的說法，厄里亞給厄里叟的答覆，意在挑戰他，幫助他做出更徹底地回應。參：Simon J. DeVries, *1 Kings* (WBC 12; Texas, 1985), pp. 239~240。而 Lamb 通過引用戶廿二 28 和米六 3，則認為厄里亞的話表明他根本無意指定厄里叟做他的繼承人。

在厄里亞回覆厄里叟的第一部分（「去吧！回吧！」），厄里亞准許厄里叟回家和父母吻別。然而在接下來厄里叟的舉動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別的情況。我們沒被告知他是否按照自己的請求，回到自己的家；我們看到的，僅僅是他完成了幾個動作（祭殺牛，煮熟肉，分給眾人吃）。那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所發生的事呢？

表面上看，厄里亞並沒有拒絕厄里叟的請求。但若細心讀厄里亞回覆的後半部分（「因為，我為你做了什麼？」），再結合前面厄里亞所說的，厄里亞的話所表達的意思就變得有些複雜了。

厄里亞遠道來尋找厄里叟，並且找到了他。厄里亞走向他，把外衣披在他身上。這一連串的動作，表明厄里亞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什麼。那到底他想做什麼呢？

列上十九 16 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厄里叟的名字：「你去給阿貝耳默曷拉人沙法特的兒子厄里叟敷油，立他接替你為先知」。厄里亞在厄里叟身上的使命，可說簡單明瞭：厄里亞應該去給厄里叟敷油，使他成為先知，來替代他。所以說是天主自己選擇了厄里叟，來繼承厄里亞先知¹⁵。厄里叟蒙召的全部故事，

參：David T. Lamb, “‘A prophet instead of you’ (1 Kings 19,16): Elijah, Elisha and Prophetic Succession”, in John Day (ed.), *Prophecy and Prophets in Ancient Israel. Proceedings of the Oxford Old Testament Seminar* (LHB.OTS 531; New York/London: T&T Clark, 2010), p.184。我們認為，這樣解釋是脫開了本節的上下文。因為縱觀厄里亞和厄里叟的全部敘事，這樣的形象與厄里亞和厄里叟的形象完全不符。

¹⁵ 參：若十五 16。

都應放在這個前提下。對於已經熟悉天主在曷勒布山上顯現給厄里亞的讀者來說（列上十九 9~18），厄里亞的行動意向昭然若揭：厄里亞正在完成天主的旨意，選擇厄里叟接替他為先知。

然而，為什麼厄里亞沒有把這一切告訴厄里叟呢？他僅僅完成了一個動作（把外衣披在厄里叟身上），然後不覺有任何必要解釋什麼，便繼續前行。事實上，他這是讓天主自己在這個被召要做先知的人心裡自己運作。同時，厄里亞很清楚在那個時代作先知意味著什麼。那是一個以色列子民遠離天主的時代，他們背棄了天主的盟約，而那些真先知還遭遇迫害（參：列上十八 13，十九 10、14）。他讓天主自己去感動被召的人，同時也給被召跟隨他的人一個選擇的自由¹⁶。

留給厄里叟這樣一個問句，厄里亞其實已經在完成他做老師的責任，就是引導自己的弟子去面對天主、面對自己的召叫。

「因為，我為你做了什麼？」是天主在召叫你跟隨我，召叫你成為祂的先知。在某種程度上，厄里亞的舉動完全符合一個合格的為師者應具備的要求：「他們帶領自己的學生思考，以負責的良心，在完全的自由中做清楚的決定」¹⁷。

¹⁶ DeVries 認為，厄里亞回覆厄里叟的話，表明厄里叟必須要果斷決定，是否要選擇厄里亞做老師並跟隨他。參：Simon J. DeVries, *1 Kings*, p.239。DeVries 這樣解讀，主因於他覺得厄里亞的話裡，表明厄里叟在猶豫是否要跟隨他。

¹⁷ 參：Maurice Gilbert, “A l'école de la sagesse. La pédagogie des sages dans l'ancien Israël”（暫譯〈在智慧的學校裡：古代以色列智者的教育法〉），*Gregorianum* 85 (Rome, 2004), p. 41.

四、加深閱讀：走進厄里亞與厄里叟之間的師徒關係

(一) 小引

經過上述的敘事性閱讀後，現已可仔細分析厄里亞與厄里叟相遇的這段故事中，幾個重要的主題。首先，我們要看先知授職。列上十九 16 所說的先知敷油是什麼意思？按照列上十九 19~21 的描述，厄里叟是怎樣成爲先知的？其次，厄里叟出發跟隨厄里亞，他們之間現在是一個怎樣的關係？再者，爲什麼厄里叟回家與父母吻別，應該向厄里亞請求許可？最後，與自己的家人分離是必須的嗎？厄里叟是怎樣做的？

(二) 敷油和授職

天主命令厄里亞去給厄里叟敷油，使他成爲取代厄里亞的先知（列上十九 16）；但我們看到的，卻只是厄里亞把外衣披在厄里叟身上（列上十九 19），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厄里亞自稱是忠誠服侍上主的人（列上十七 1，十九 10、14），他聽從上主的命令從不違背，那他在厄里叟身上完成了天主交給他的使命嗎？我們是否可以認爲：在列上十九 19 中所描述的厄里亞的動作，其實就是象徵性的先知性敷油禮？

首先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厄里亞先知一生從未給任何人敷油，儘管天主也命令他去給哈匝耳敷油做阿蘭王、給耶胡敷油做以色列王（列上十九 15~16）；第二，在舊約中有先知給君王敷油的例子¹⁸，但卻沒有先知給先知敷油的具體例子。依六

¹⁸ 比如：撒慕爾先知給撒烏耳、爾後又給達味敷油，做以色列的國

十一 1 有為先知敷油的記載¹⁹，但這個例子裡涉及到的敷油者是天主自己，而且是發生在先知的神諭中。

上述情況，都邀請我們認為聖經作者在這裡強調的，不是敷油這件事本身，而是敷油這個行動的象徵性意義²⁰。這一說法，對列上十九 15~16 提到的三個敷油情況都適合，因為厄里亞既沒有給哈匝耳、也沒有給耶胡敷油。儘管我們在這裡沒有空間給列上十九 15~16 做一個詳盡的註解，但仍可合理地認為是因為厄里亞先知的「抱怨」，所以天主告訴他，真正掌握選民的命運的，是天主自己，也是天主要告訴厄里亞先知他應該要走的路。同時，也正是在這個背景中，厄里亞被天主揀選成為他的先知²¹。

至於文中為什麼會在厄里亞身上用「敷油」一詞，我們覺得這更多是敘述文體上的需要，因為這裡所描述的，和後面將發生的事並不符合²²。首先，厄里亞既沒有給哈匝耳和耶胡敷

王。參：撒九 15~18，十六 1~13。

¹⁹ 耶穌也把這段先知的預言用在自己身上。參：路四 16~30。

²⁰ 參：Roland de Vaux, *Les Institutions de l'Ancien Testament*, Tome I (Paris: Cerf, 1961), p.162 (中譯本見：《古經之風俗及典章制度》，楊世雄譯，台北：光啓文化，2013，139 頁)。

²¹ 關於先知為天主所特召，可參考天主藉耶肋米亞先知之口所說：
「我還沒有在母腹內形成你以前，我已經認識了你；在你還沒有出離母胎以前，我已祝聖了你，選定了你作萬民的先知」（耶一 5）。

²² 依照 de Vaux 的說法，列上十九 15~16 是根據上下文的需要而附加上的。參：Roland de Vaux, *Les Institutions de l'Ancien Testament*, Tome I, p.162 (中譯本見：《古經之風俗及典章制度》，139 頁)。

油，而厄里叟也沒有像哈匝耳和耶胡那樣是一個屠殺者。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聖經編輯者把本屬於厄里叟故事中的部分用到厄里亞身上了²³，因為是厄里叟告訴哈匝耳他要成為阿蘭王（列下八 13~15）²⁴，也是厄里叟派人去給耶胡敷油成為以色列王（列下 9）²⁵。確切來說，我們看到不管是厄里亞或厄里叟，都沒有給任何人敷油。但是，既然這裡所敘述的事件和厄里叟緊密相關，而厄里叟先知的這些舉動和他的平日風格完全不同，厄里叟又是厄里亞的弟子，所以聖經敘事者通過這樣的描述，指出是天主自己命令了這些事，以此來使厄里叟先知的這些舉動合法化。這或許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他自己也要接受敷油。

我們可以這樣做結，有關厄里叟先知的敷油，更多應該是尋找這件事所代表的意義，而非敷油本身。如果說敷油標誌著某個物件²⁶，或者某個人²⁷被祝聖了，它尤其表示：從此之後，這個物件或這個人將永遠屬於天主。

通過上面的觀察，我們更加確認是天主自己選擇了厄里

²³ 參：Claude Coulot, "L'investiture d'Elisée par Elie (1 R 19,19~21)" (暫譯〈厄里亞授職厄里叟為先知〉), *RSR* 57 (Strasbourg, 1983), pp. 84~85.

²⁴ 注意：這裡的經文也沒提及敷油一事，就如列上十九 19~21 一樣。

²⁵ 所以不是厄里叟自己給耶胡敷油，而是他派遣的一位先知弟子。

²⁶ 參：創卅一 13；出卅 13 等等。

²⁷ 參：出廿八 41，廿九 7 等等。我們注意到，梅瑟是以色列民族歷史中第一個給別人敷油的人；所以這裡提到厄里亞的敷油，很有可能聖經作者藉此映射梅瑟，指出厄里亞繼承的是梅瑟未完成的使命。

叟，厄里叟是屬於天主的人²⁸。厄里亞是他的老師，但他並不能替代天主²⁹。

列上十九 19~21 的描述，表明厄里亞正是這樣做的，他身體力行做天主的僕人。他已經不再是列上十七 1 所描述的那個自作主張的人，我們的確在厄里亞身上看到了他的這一轉變。為天主而奔命的「冠軍」³⁰要慢慢學習天主的邏輯。忠信的天主與自己的選民立約，不會放棄自己的選擇³¹；厄里叟被揀選，也是為讓天主的這個選擇可以持續並具體化。

厄里亞明白了天主的計畫。通過把自己的外衣披在厄里叟身上，也通過留給他一個問句，厄里亞向厄里叟傳遞了天主的訊息。儘管沒有事實意義上的敷油，但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授職³²。Coulot 把此處厄里亞的外衣，與撒廿四記載的撒

²⁸ 「天主的人」也將成為厄里叟先知的代名詞，人們如此稱呼他。參：列下四 7、9、16、22 等等。

²⁹ 這樣的解讀，可以幫助我們在某種程度上理解厄里亞離世時，對厄里叟說過的另一句很難懂的話（參：列下二 10）：不是厄里亞，而是天主自己，要給予厄里叟所要求的厄里亞的兩倍精神。

³⁰ 參：列上十九 10、14。

³¹ 參：羅十一 2~4。保祿宗徒就是這樣解讀厄里亞的怨言和天主的答覆的。

³² 有些聖經學者認為，厄里亞的舉動就是某種程度上的敷油禮。參：John Gray, *I & II Kings, A Commentary* (OTL; London, 1970), p.366；Gwilym H. Jones, *1 and 2 Kings. Volume II. 1 Kings 17:1~2 Kings 25:30* (NCBC; Grand Rapids, 1984), p.335；Donald J. Wiseman, *1 and 2 Kings.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Leicesters: Inter-Varsity Press, 1993), p.174.

烏耳的外衣做一比較，認為外衣象徵的是穿戴者的人格，同時也象徵穿戴者所擁有的權利³³。所以厄里叟通過接受厄里亞的外衣正式被厄里亞收錄為弟子，並被授職為先知³⁴。

《列王紀上》還有另一處也提及先知的內衣，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瞭解本文中提到的先知給另一人披上自己的內衣的意義。列上十一 29~39 記載史羅的先知阿希雅把自己的新內衣撕成十二塊，讓雅洛貝罕拿十塊³⁵。阿希雅先知的這一舉動，預示以色列國將行分裂。厄里叟披上的是老師厄里亞的整個內衣，而且在厄里亞離世升天時，他將扔掉自己撕裂的內衣，正式繼承厄里亞的內衣（列下二 12~13）。這是否暗示通過厄里叟，以色列國將重新聚合呢³⁶？

（三）聽命於老師

厄里叟被授職做先知是有其後果的。通過接納厄里亞的內衣，厄里叟正式成爲一位先知弟子。從此以後，他們之間有了新一層次的關係。在列上十九 19，厄里叟先是被介紹爲沙法特

³³ 參：Claude Coulot, "L'investiture d'Elisée par Elie (1 R 19,19~21)", p.88 ; Alban Cras, *La Symbolique du vêtement dans la Bible* (暫譯《聖經中衣服的象徵意義》；Paris: Cerf, 2011), p.48.。厄里亞把內衣披在厄里叟身上的舉動，的確表明了他所擁有的權力（參：盧三 9；則十六 8）。

³⁴ 參：同上，pp.87~88。

³⁵ 阿希雅的舉動，乃聖經上首次所記有「象徵意義」的行爲。參閱思高聖經對列上十一 30 的注解。

³⁶ 無論如何，我們知道猶大國王約沙法特承認厄里叟爲先知。參：列下三 12。

的兒子，現在他既然接受了做先知的召叫，他便成爲厄里亞的「兒子」³⁷。從此以後，他要聽命於自己的老師/父親。正是因爲有了這新一層次的關係，我們明白爲什麼厄里叟想去和自己的父母告別時，他先要徵求厄里亞的許可。

厄里叟這樣做，是否太莽撞而讓自己冒險呢？他在決定跟隨厄里亞之前，都不需要事先打聽一下厄里亞是什麼樣的人，以及他都在做些什麼嗎？

聖經作者在這裡的沉默，讓我們可以設想兩位先知其實事前已彼此認識³⁸。也許是聖經作者覺得沒必要浪費筆墨，因爲在他寫作的那個時代，厄里亞和厄里叟的故事已經是家喻戶曉。這也可以從側面說明，何以厄里亞和厄里叟二人的關係是從厄里亞來找厄里叟開始（列上十九 19~21），直到厄里亞離世升天結束（列下二 1~18）；他們二人如何相處；都去了哪裡；這些都是作者沒有交代的。

此外，作者惜墨如金的做法，也讓我們感受到所擁有素材的重要性。作者既然選擇了只在這幾處落筆，足以說明這是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說，厄里叟對自己的召叫的回應，是聖經作者要告訴我們的消息的核心部分。厄里亞完成了自己要做的事以後，厄里叟放棄了自己的家庭、工作及財富，所有這些都

³⁷ 厄里叟稱厄里亞爲「我父」。參：列下二 12。

³⁸ 當然，也有聖經學者認爲他們彼此並不認識，這是他們第一次相遇。參：Nachman Levine, "Twice as Much of Your Spirit: Pattern, Parallel and Paronomasia in the Miracles of Elijah and Elisha", *JSOT* 85 (1999), p.43.

表明了厄里叟堅決的志向，他已經徹底被厄里亞所征服，從此之後聽命於老師，接受他的薰陶。

(四) 與家人分離

告別意味著分離。厄里叟既然選擇跟隨厄里亞，便也接受了與自己的家人分離。那麼，這分離到底有何意義或重要性呢？

在創二 24 我們讀到：「爲此人應該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爲一體」。這裡的與父母分離的目的，是爲了讓男人與自己的妻子結合，成爲一體。所以從聖經的意義來講，分離是朝向合一的。當然在先知/弟子的例子裡，這不再是兩個肉體的結合，而是精神上的統一³⁹。爲了達到這種先知/老師和先知/弟子之間精神上的融合，先知/弟子被要求離開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工作，好能從此以後生活在老師身邊⁴⁰。所以我們看到接納一個新的老師與弟子的關係，不僅要求有外在的服

³⁹ 當厄里亞徵詢厄里叟的意見，問他希望得到什麼時，厄里叟只希望得到老師的精神的兩分（參：列下二 9）。這表明對厄里叟這個先知/弟子來說，他唯一關心的是與老師的精神契合。

⁴⁰ Zumstein 在他的關於師徒關係的研究中所說的也適合厄里亞和厄里叟：「爲找到一位老師，應該準備好做各種犧牲：不要猶豫離開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鄉，放棄自己的職業、自己悠閒的日常生活，以能在困苦艱難中去學習。一個老師的指引，要求所有的犧牲，但也值得這些犧牲」。參：Jean Zumstein, *La relation du maître et du disciple dans le bas judaïsme palestinien et dans l'Évangile selon Matthieu*（暫譯《在晚期巴勒斯坦的猶太主義和瑪竇福音中的師徒關係》；Lausanne: Institut des sciences bibliques, 1971），p.40。同樣的經驗，也是耶穌的門徒將要體會到的。參：瑪四 18~22。

從，還要有精神上的深度契合。

(五) 告別盛宴

厄里叟回家後的舉動，表明不僅他明白了厄里亞所帶給他的資訊，更好說他已以實際行動來回應其召叫。厄里亞邀請他面對天主，因為是天主親自選擇了他。所以厄里叟明白，他不僅是要給老師厄里亞一個答覆，他也要給天主一個答覆⁴¹。

厄里叟取了一對牛，把牠們「祭殺」了。儘管這裡未把此希伯來文動詞譯為「他作了祭獻」，但我們不可否認它包含有這一層意義⁴²。而這個動詞，至少告訴我們厄里叟非常隆重地接納了他的召叫，他希望通過一個盛大的儀式，昭示眾人他的選擇，開始一段新的生活。

在出發跟隨厄里亞之前，厄里叟盛宴邀請自己的家人、好友⁴³。這體現了厄里叟的喜樂。來參加厄里叟的告別盛宴的人，

⁴¹ Coulot 認為，厄里叟所舉辦的宴席，不僅僅是一個告別盛宴，更有某種宗教上的意義。參：Claude Coulot, "L'investiture d'Elisée par Elie (1 R 19,19-21)", pp. 90-92。亦參：Paul J. Kissling, "Reliable Characters in the Primary History. Profiles of Moses, Joshua, Elijah and Elisha", *JSOT. Sup* 224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6), p.152.

⁴² 很多聖經譯本在這裡都譯為「他作了祭獻」，比如 *Traduction œcuménique de la Bible* (2010) 和 *Nouvelle Bible Segond* (2002) 等等。

⁴³ 按照福音的記載，只有肋未在接受了耶穌的召叫後，舉辦了盛宴（參：路五 27-29）。同樣，在舊約敘事中，也只有厄里叟在蒙召做先知弟子後，舉辦了告別盛宴。

也因此成爲厄里叟蒙召的證人。

(六) 產業轉換

爲了舉辦盛宴，厄里叟祭殺了耕地用的牛，並用駕馭牛的用具把肉煮熟。厄里叟辦筵所用的素材，和他把農耕的用具焚燒的動作，給我們留下疑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這些牛和駕馭牛的用具，對厄里叟來說意味著什麼？

厄里叟首先是沙法特的兒子，是他的繼承人，田地、牛、駕馭牛的用具，這些都是他要繼承的產業⁴⁴。現在他把牛祭殺，甚至用駕馭牛的用具煮肉，都是些對耕田來說必不可少的工具。他這樣做，表明他徹底終結了他在父親家中的繼承權。但這個終結，同時也是一個開始。因爲從此以後，他要跟隨厄里亞，成爲厄里亞的弟子/兒子（參：列下二 12），他也會從厄里亞那裡得到一份新的產業（參：列下二 9）。

厄里叟祭殺了自己的牛，並焚燒了駕馭牛的用具，也可以表示他是主人的身分這樣做的。儘管他覺得有必要去與自己的父母吻別，但他已經不再簡簡單單是一個兒子或說僕人，否

⁴⁴ 很多聖經學者都特別標出厄里叟來自一個非常富裕的家庭。參：Pierre Buis, *Le Livre des Rois* (暫譯《列王紀》; Paris: Gabalda, 1997), p.155; Hans- Christoph Schmitt, *Elisa. Tradition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en zur vorklassischen nordisraelitischen Prophtie* (暫譯《厄里叟：北國以色列初期先知的傳統歷史探源》; Göttingen: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Gerd Mohn, 1972), p.189; Nachman Levine, "Twice as Much of Your Spirit: Pattern, Parallel and Paronomasia in the Miracles of Elijah and Elisha", *JSOT* 85 (1999), p. 42.

則的話，他沒有權利做他做的那些事。如此一來，在厄里叟的舉動中，牽涉到一個自由的選擇，或說一個自由的回覆。如果他是主人，為了一個具體的目的，他有權利獻出或放棄自己的產業。這正是我們在厄里叟身上看到的。他放棄了自己的產業，他要出發跟隨一個老師並服侍他。

結 論

現在我們嘗試總結一下，通過閱讀列上十九 19~21 所發現有關跟隨一位先知/老師的召叫，以及它所附帶的要求。

1) 厄里亞的舉動(把外衣披在厄里叟身上)在這篇聖經敘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這個舉動還只是一個召叫的記號，是一個許諾。厄里叟必須要起身跟隨厄里亞，才能希冀見到這個許諾的實現。

2) 沙法特的兒子厄里叟從此以後成為厄里亞的弟子/兒子。這牽涉到幾個後果，尤其是厄里叟要經驗與家人的分離，好能聽命於厄里亞。

3) 厄里亞的問句(在此段敘事中，厄里亞僅有的一句話)表明厄里亞已經在踐行為師的職責。他來召喚一位弟子，但是他給被召的弟子完全的自由，以選擇是否跟隨他。更重要的是，他引導弟子面向天主，以回應祂的召叫。

4) 厄里叟回應他的先知召叫的方式十分動人。首先是他的果斷；為了跟隨厄里亞，他沒有猶豫不決，而是毅然放棄了自己的工作，離開了自己的家人。然後是他的信德和他堅定的信

念；他把原本屬於他的一切都奉獻了，以節慶的方式告別了自己的家人、告別了自己的過去⁴⁵。爲他來說，現在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跟隨自己的老師厄里亞，並服侍他⁴⁶。

5) 天主在厄里叟的先知召叫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我們要標出的最重要一點。前述已經說明：厄里亞和厄里叟的對話，屬於我們所節選聖經敘事的核心部分，這其實已經強調了它的重要性。按照厄里亞先知自己的說法，他是爲了天主的緣故憂心如焚（參：列上十九 10、14）。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天主；他只爲天主而活。若說他現在來召喚厄里叟跟隨他，那首先是因爲天主讓他這樣做，且也是爲引導他的弟子成爲一個「天主的人」⁴⁷。所以厄里亞作爲老師的權威，是建基在天主身上⁴⁸。

我們認爲，這才是在厄里亞那句晦澀難懂的問題中，或更好說在厄里亞的教導中，所隱藏的含義。厄里叟的回應，是令人欣慰的。因爲通過他的舉動，證明他不僅聽懂了厄里亞的問

⁴⁵ 參：Gene Rice, "Nations under God: A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1 Kings",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Commentary* (Michigan: Grand Rapids, 1990), pp.165~166.

⁴⁶ 按照 Joseph Flavius 的說法：在厄里亞整個生命中，厄里叟一直是他的弟子和僕人。參：Flavius Joseph, *Les Antiquités juives* (暫譯《猶太古史》), Volume IV: *les livres VIII et IX, établissement du texte, traduction et notes par Etienne Nodet* (Paris: Cerf, 2005), p.106.

⁴⁷ 在《列王紀》中，共有 23 次厄里叟被稱爲「天主的人」。

⁴⁸ 在列下二 1~18 當厄里叟向厄里亞請求得到他的兩分精神時，厄里亞的回覆，與列上十九 19~21 中他的問話，可以說交互相襯：是天主自己決定是否答應厄里叟的要求。

題，並且也接受了他的資訊。他的舉動也表明他告別了自己的過去，並引領他進入到信德的層次。從此以後，藉跟隨自己的老師厄里亞，厄里叟唯一的希望就是天主。

不僅厄里叟的召叫來自於天主的意願（列上十九 16），而且天主的意願，也在厄里亞和厄里叟身上都得到了回應。即使在這段聖經敘事中並沒有提及天主的名字，但卻一直是天主在引導整個事件的進展⁴⁹。所以厄里亞和厄里叟——老師和弟子的關係——是在天主的目光下開始並延續的。

6) 結合新約中那段映射厄里叟先知的話（參：路九 62），我們經常理解為耶穌以厄里叟為反面的例子，來教導新約中跟隨他的弟子。我們或許可說耶穌為其門徒提出的條件更嚴厲，但卻沒有理由說厄里叟是一個反例。反之，列上十九 19~21 給我們描述的厄里叟，是一個典型的弟子，他完美地回應了天主的召叫，跟隨自己的老師厄里亞，走上了一條服務天主子民的道路。我們甚至可以說，厄里叟回應自己先知召叫的方式，和新約中耶穌的首批門徒回應召叫的方式，具有異曲同工之妙⁵⁰。

⁴⁹ 其實這也是列王紀整部書的主題，以色列的歷史看似是人的歷史，其實更是天主在掌管一切支配一切的歷史。參：思高聖經列王紀引言（紀念思高聖經學會成立 70 週年版），528 頁。

⁵⁰ 「他們立刻捨下網，跟隨了他」（瑪四 20）；「他們立刻捨下漁船和自己的父親，跟隨了他」（瑪四 22）；「他便捨棄一切，起來跟隨了他。肋未在自己家中為他擺設了盛宴，有許多稅吏和其他的人，與他們一同坐席」（路五 28~29）。